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五十一

唐

太宗文武皇帝

貞觀十一年春正月以吳王恪帝次等為諸州都督

諸王將之官上賜書戒敕且曰吾欲遺汝珍玩恐益驕

奢不如得此一言耳恪督安州數出畋獵頗損居人侍御史柳範彈奏恪坐免官後褚遂

良言皇子典州者多幼稚未知從政不若畱京師教以經術俟其長而遣之上以為然安州注見前柳範解

人褚遂良字登善亮之子

制釋奠以孔子為先聖

舊制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至是房玄齡等建議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詔從之

諸王即通經術而專典諸州都督亦非善政宣宋前聽其在遂良未知從政云猶非探本之論

定律令。

房玄齡等先受詔定律令。凡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削煩去蠹。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餘條。刪武德以來敕格。定留七百條。至是頒行之。自張蘊古之死。法官以出罪爲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在羣臣。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乃失入無辜。失出獲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陛下倘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劉德威徐州彭城人。

二月豫爲山陵終制。

上以漢世豫作山陵。免子孫倉卒勞費。又志在儉葬。恐子孫從俗奢靡。自爲終制。因山爲陵。容棺而已。

幸洛陽宮。

上至顯仁宮。

隋書地理志壽安有顯仁宮。壽安故城在今河南府宜陽縣。

官吏以闕

儲侍被譴。魏徵諫曰。陛下以儲侍譴官吏。臣恐乘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爲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效之乎。上驚曰。非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儻舍而宿。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至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于民。今悉爲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之徒。內爲諂諛。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

三月丙戌朔日食。

詔行新禮。

房玄齡、魏徵所定凡百三十八篇。

以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

道自居。

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姑。珪曰：「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

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與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筭行，盥饋之禮。是後公主始行婦禮。

音煩。竹器以盛棗栗服脩。盥饋沃手而進食于舅姑也。

夏六月，以荆王元景

帝之弟。

長孫無忌等為諸州刺史。子孫

世襲。

秋七月，穀洛溢，詔百官極言過失。

大雨穀洛溢，入洛陽宮。壞官寺民居，溺死者六千餘人。

唐室之衰由方鎮跋扈不馴得自專世襲故耳。太宗令元景等世襲刺史雖行之驗年旋即停罷然已有以開其端矣。

詔水所毀宮。少加修繕。纔令可居。廢明德宮。元圃院。以

其材給遭水者。令百官上封事。極言過失。

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三

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纔二十餘年。皆無恩于人。本根不固故也。今之戶口。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營繕不休。器服華侈。陛下少居民間。知民疾苦。尙復如此。況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百姓愁怨。國未有不亡者。人主當修之于可修之時。不可悔之于既失之後。貞觀之初。天下饑歉。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念不怠故也。今比年豐穰。匹絹得粟十餘斛。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蓄積多少。在于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時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蓄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彊斂以資敵寇也。夫儉以息人。貞觀之初。陛下所親行也。豈今日而難之乎。欲爲長久之計。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又陛下寵遇諸王過厚。亦不可不深思也。魏武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卽位。遂遭囚禁。然則武帝愛之。

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所以治安。惟在刺史縣令。今重內官而輕州縣。刺史多用武臣。或京官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于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待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京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魏徵上疏曰。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艱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以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興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滿盈則思抑損。遇逸樂則思搏節。在晏安則思後患。防壅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已。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則可以無爲而治矣。又曰。陛下欲善之志。不及于昔時。聞過必改。少虧于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在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無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致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于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今之無事。行昔之恭儉。則盡善盡美矣。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又曰。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疏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疏則情不上。

以九品衡人致上人

決於其地望遂有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勢族之譏自

晉及隋相沿不變太宗舉

漢初英賢立論足以鍼發

膏肓口姓譜既頒使天下

知衰世舊門不敢與朝

勳閥相抗而天潢為氏族

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虞不及遠雖竭
力盡誠猶未免有敗況內懷姦宄其禍豈不深乎夫雖
君子不能無小過苟不害于正道斯可略矣陛下誠能
慎選君子以禮進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
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誦公之疏
朕知過矣當置之几案以比弦韋

冬十月以武氏為才人

劉友益曰書此謹亂始也

故荊州都督武士彠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

戊戌十二年春正月頒氏族志

上命吏部尚書高士廉等徧索天下譜牒質諸史籍考

其真偽分為九等

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族自矜地望凡為婚姻必多責財幣或舍其

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上惡

之故命士廉等考定甲乙士廉等以黃門侍郎崔民幹

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起布衣至今推仰

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偏據山東梁陳辟在江南

雖有人物益何足言況其子孫衰替而猶印然以門第
自負販鬻松檟無復廉恥不知世人何為貴之今三品

弁冕亦猶周家之辭不先
勝書以不以為然失之
求矣

以上皆以德行勳勞文學致位貴顯彼衰世舊門何足
慕哉今欲釐正訛謬舍名取實而卿曹猶以民幹為第
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
更命刊定專以今朝品秩為高下
皇族為首外戚次
之崔盧李鄭諸族又次之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
十一家頒于天下

二月帝發洛陽觀砥柱祠禹廟遂至蒲州

蒲州刺史趙元楷飾樓觀盛儲侍上怒曰此乃亡隋之
弊俗也

贈隋堯君素為蒲州刺史

君素守河東事具前

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戈之
志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之心可贈蒲州刺史

閏月庚辰朔日食

帝還宮。

三月宴五品以上于東宮。

時以皇孫生故宴于東宮。

上曰貞觀之前從朕經營天下立齡之功也貞觀以來

繩愆糾謬魏徵之功也皆賜之佩刀。

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

德所加比往年則遠矣人心悅服則不逮也。上曰何也。

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故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日所為亦何以異于往年邪。對曰陛下初年

恐人不諫常導之使言中間悅而從之今則勉彊從之面猶有難色也。上曰其事可得聞歟。對曰陛下昔欲殺

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來未有諫者故賞

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書諫修

洛陽宮陛下恚之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

夏五月永興公虞世南卒。

諡文懿。

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

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

世南嘗獻聖德論。上賜詔曰。卿論朕太高。朕何敢當。

然卿適觀其始。未觀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論可傳。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

冬十一月置屯營飛騎。

初置左右屯營飛騎于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以從遊幸。

十二月以馬周爲中書舍人。

周有機辯。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增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

以霍王元軌帝之弟爲徐州刺史。

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與處士劉玄平爲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于霍王。無所短。何以稱其長哉。西突厥乙昆咄陸可汗立。

初。西突厥唃利失可汗。

前咄陸可汗之弟。先是統葉護諸父莫賀咄殺統葉護而自立。

爲屈利俟毗可汗。國人不附。立統葉護之子。唃力特勒爲乙咄鉢羅肆葉護可汗。已而俟毗爲莫賀設之子泥孰所殺。肆葉護爲國人所攻。走死泥孰立。爲咄陸可汗。咄陸死。弟同娥設立。爲沙鉢羅唃利失可汗。分其

國爲十部。每部酋長各賜一箭。謂之十箭。又分左右廂。左廂號五咄陸。置五大賧。右廂號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通謂之十姓。至是。唃利失失眾心。爲其臣統吐屯所逐。走焉耆。尋復得其故地。西部遂立欲谷設爲乙咄咄。

陸可汗

先是統吐屯將立欲谷設爲可汗會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亦敗不果立已而四部竟立

之中分其地以伊列水

亦曰伊犁水即今伊犁地爲界水以西

屬乙毗咄陸以東屬咥利失

已而咥利失之臣侯利發與乙毗咄陸通謀爲亂咥

利失窮蹙而死其弟子沙鉢羅葉護可汗立謂之南庭乙毗咄陸爲北庭

己亥十三年春正月加房立齡太子少師

立齡爲太子少師太子欲拜之立齡不敢謁見而歸時

人美其有讓

先是中書侍郎岑文本以穀洛水溢上書略言聞撥亂之業其功旣難守已成之基

其當不時故居安思危所以定其業也有始有卒所以崇其基也上深嘉之及是上問侍臣創業與守成孰難

立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帝王莫不得之于艱難失之于安逸守

成難矣上曰立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常恐驕奢生于富貴禍亂

生于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旣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立齡等拜曰陛下之言及此四

學文本論創業守成難易
當時率無軒輊尚嘗著論
正之茲不復綴

海之福也

永寧公王珪卒

諡曰懿

珪性寬裕自奉養甚薄于令三品以上當立家廟珪祭于寢爲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爲之立廟以愧之

二月以尉遲敬德爲鄜州

元魏置今隸陝西

都督

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從陛下征伐

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天下已定乃

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瘡痍上流涕而撫之

上又

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謝曰臣妻雖陋相與其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臣所願也乃止

詔內職有關選良家有才行者充

敬德初降時唐室創業未就朝秦暮楚或未知而敬德不動屈突通等進言而太宗不疑豈有海宇混一大業已定以身經百戰之人而忽助反側之念者使太宗果懷疑忌雖撫視瘡痍又安能懷爾永釋是蓋傳聞異辭至謂辭詞尙

主則是借宋弘以傳會其
事不待辯而知其妄矣

尙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
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關皆選良
家有才行者以禮聘其沒官口賤人不得補用上從之
詔停襲封刺史

上旣詔宗室功臣襲封刺史于志寧以爲古今事殊恐
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馬周亦言堯舜之父猶有朱均
之子倘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被殃國家受敗正
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

楚莊王事
詳其前

正欲畱之也則

欒黶之惡已彰

晉士鞅語
亦見前

與其毒害于見存之百姓寧

使割恩于已亡之一臣矣然則向所謂愛之者適所以
傷之也會長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乃詔停

之。

夏五月旱。詔五品以上言事。

魏徵上疏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有十。

謹用條陳。裨萬分一。

初清淨寡欲。化及荒外。今萬里遣使訪求怪珍。一漸也。初護民如子。

不輕營爲。今寢奢肆。

輕用民力。二漸也。初役已以利物。

今縱欲以勞人。雖憂人之言。

不絕于口。而樂身之事實。

切于心。三漸也。初親君子。

遠小人。今重君子也。恭而遠。

之。輕小人也。狎而近之。

近之莫見其非。遠之莫見其是。

四漸也。初不貴異物。

不作無益。今難得之貨。雜然並進。

玩好之物。無時而息。

五漸也。初求士如渴。今由心好惡。

讒佞得行。守道疏閒。

六漸也。初高居深拱。無田獵畢弋。

之好。今晨出夕返。

馳騁爲樂。七漸也。初遇下有禮。羣情。

上達。今詰責細過。忠款不申。

八漸也。初孜孜治道。常若。

不足。今長傲縱欲。無事興兵。

九漸也。初頻年霜旱。無寧。

戶口。死不攜貳。

今徭役勞弊。百姓。

之心。恐不能如前帖奏。

十漸也。疏奏上深獎嘆。報云。

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仍錄付史官。

秋七月立李思摩

頡利族人為突厥可汗

先是突厥結社率

突利之弟

作亂伏誅

結社率入朝為中郎將久不進秩會上幸

九成宮結社率陰結種人夜犯御營折衝孫武開帥眾擊斬之

于是言事者多云突厥

留河南不便上乃賜懷化郡王阿史那思摩姓李氏立

以為泥孰俟利苾可汗賜之鼓纛使帥其種落還舊部

突厥咸憚薛延陀不月出塞上賜薛延陀璽書諭令各

守土疆無或踰分薛延陀奉詔于是遣思摩帥所部建

牙于河北命趙郡王孝恭等齎冊書立之上謂侍臣曰

中國根幹也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

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致狼狽

八月辛未朔日食

冬十一月以楊師道

字景猷隋觀王雄子

為中書令劉洎為黃門侍

郎參知政事

劉友益曰參知政事之名始此